

中國傳統相法大全

◆ 第四卷 ◆

名譽主編 姜 昆
主 編 劉英男
副主編 賈德臣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國傳統相聲大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刘英男主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039 - 4844 - 2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相声 - 作品集 - 中国
IV. ①I 239.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9152 号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全五卷)

主 编 刘英男
副 主 编 贾德臣
责任编辑 李恩祥 张勐倩
齐大任 巩建华
装帧设计 桃 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 whyscbs. 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 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84067660 (总编室)
(010) 84057696 84057698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9. 625
字 数 2625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4844 - 2
定 价 248. 00 元 (全五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单口相声

渭水河	3
道光吃热汤面	9
小淘气	14
张飞爬树	21
姐夫戏小姨	24
卖黄土	28
增和桥	30
问 路	32
避 雨	36
学京话	41
戏迷传	42
行 话	44
说大话	46
财迷还家	48
磕巴论	50
中秋节的生日	52
忌 字	54
跑媒拉纤	57
买金笔	59

八大棍儿

江南围	65
借轿子	72
讨军饷	80
九头案（上半部分）	86
张广泰出世	99
张广泰学艺	118
张广泰回家	155

对口相声

数来宝	183
学唱数来宝	191
对坐数来宝	201
歪讲《百家姓》	212
找陈宫	217
杂学唱	220
四大名旦	224
追 柳	238
戏曲哭笑论	243
戏迷游街	256

山东二黄	265
王二姐思夫	272
哭四出	276
玉堂春	283
乌龙院	289
学汉剧	296
学坠子	301
学梆子	312
学大鼓	317
学唱太平歌词	324
学四相	334
学四省	347
学满语	357
学英语	364
洋鼓洋号	375
外八扇	380
朋友论	387
圣贤愁	393
传代钱	398
训 子	404
改良拴娃娃	409
怯洗澡	419
怯算命	425
怯跑堂	431
赌 论	438
说乐梦	441
反正话	443
聚宝盆	448

算人口	451
卖药糖	453
两头忙	456
扭嘴儿	459
改良数来宝	462

群口相声

酒 令	469
切糕架子	481
翻四辈	486
字 相	493
武训徒	498
卖 马	505
法门寺	516

单口相声

渭水河

刚才呀，应当我表演，为什么没表演哪？来晚了吗？不是。没来晚怎么没表演呢？今天有个晚会，紧赶慢赶，赶到这儿来上气不接下气，进门一看正该我上场。这是同志们照顾我，让我呀在后头喘喘这口气儿。要是不照顾我哪？跑到这儿来吁吁带喘地就上台，回头上台一说也许说忘了，说错了。

那位说：“你们久干这个的还能说忘了，说错了？”这可保不齐。无非是我们说相声儿的要说忘了不老显的。为什么哪？相声原来是招笑儿的，忘了哇，观众们不说是忘啦，说这个：“哈哈，张寿臣哪，为招大伙儿一乐，他成心装的。”其实倒是真忘啦。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推一辈子小车儿没有不翻车的。变一辈子戏法儿碰巧也许变露啦，上台表演的时候撒手不由人。说这手戏法儿是功夫，今儿赶巧了啊，一抽筋儿，就许错了，这可保不齐！

唱大鼓哪？唱大鼓也有忘了的时候呀。说：“我们常听大鼓，没听见他忘过啊？”他忘了啊您不理睬。我告诉您这地方儿您注意，一有这种地方儿，那就是忘啦：他唱完一个“甩板儿”，就是行腔儿，行完了腔儿呀，弦子弹过门儿，打鼓，把这鼓套子打完了，张嘴就唱，那是没忘。有这时候儿：这鼓套子打完了哇还接着打，那就是忘啦。打两回鼓套子，有这俩鼓套子的工夫想词儿，就想起来啦。有这时候儿：只要忘了词儿就着急呀，一着急脑袋就大啦，就更想不起来啦，要再连着打鼓套子，打仨，观众们就听出来啦，要一叫倒好儿多寒碜哪？这时候就得弹弦儿的帮助他。他已经打了俩鼓套子啦，还要打，这弹弦儿的就不能让他再往下打啦。这弹弦的跟他说话可不成，怎么？小声儿说他听不见——脑袋都大啦；大声儿说，他倒听见啦，可观众也听见啦，这么一来，倒给泄了气啦。那么怎么办呢？弹弦的一听已经打俩鼓套子啦，这弹弦儿的手指头一使劲儿就行啦，就帮他的忙啦。怎么办呢？手指头一使劲

儿，奔儿！弦就断啦，弦一断就不能唱啦，他得接弦呀。他这一接弦，唱的人放下了鼓板，喝口水，松快松快，脑筋去点儿负担，一低头，俩人一嘀咕，这就成啦。

唱大戏也常有忘词儿的时候。大戏里头有些不通的词儿，有错了的词儿。这种词儿有打原本儿上就错了的，这不能怨演员，得怨编戏的人。这怎么回事呀？旧社会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唱戏的人多半儿是文盲，打七八岁就进科班儿，他哪儿有工夫念书啊？本子上的词儿抄得太糙，里头有不少错字，教戏的也是演员出身哪，文化水平太低呀，也就按错的念，一辈传一辈，就那么传下来啦。戏里常有这句词儿——“阳世三间”，这是大错。“阳世三间”怎么讲啊？！“阳世”俩字有讲儿，阴间阳间嘛！这“三间”哪？这“阳世”上就“三间房”，连三间半都没有？那么多人往哪儿住哇？！那么是怎么回事呀？抄本子的时候快，那个人一边说词儿他一边儿抄，是“阳世之间”，那个“之”字呀连着笔下来啦。等到别人再念这个词儿呀，他不认得这是连笔写的“之”，就念成“三”啦，把“阳世之间”念成“阳世三间”，就这么传下来啦。

《乌龙院》，阎婆惜给她妈妈做红鞋穿，宋江问她为什么做红的？“马二娘的生日。”阎婆儿她不姓马呀，阎婆惜怎么叫她马二娘哪？那是那个“妈”字儿，也许当时写得快，没写“女”字旁儿，也许当时写了“女”字旁儿，后来念本子的人不认得，就念成“马”啦！这句话原本是“妈妈娘的生日”。“妈妈娘”头一个“妈”字本来就不清楚，这个“妈”字底下点了两点儿，是“妈：娘”，这位教戏的教师不认得，就认为是“马二娘”啦！

这些个错儿呀不是演员的错儿，这是抄剧本的和教师的错儿。

唱戏的演员哪，精神不集中就出错。有这个事吗？我亲眼见过几档子，咱不必提他的名儿，就提这件事吧。这件事出在北京，这天演《问樵闹府·打棍出箱》选出戏，有这么个演员给唱错啦，还是个名角儿呀。哪点儿错啦？范仲禹一出场，唱：

“适才樵哥对我论，那老贼名叫葛登云。”

“适才樵哥对我论”，这句唱得挺好，“那老贼名叫”这几个字也唱出来啦，到“葛登云”忘啦，把这个人称儿给忘啦！这接不下来呀，怎么办呢？他会让听戏的听不出来。怎么办呢？忘是忘了，可脑筋清楚，心里头明白，在台上掉了能捡。一出门儿：

“适才樵哥对我论，那老贼……”

忘啦！怎么办哪？心里头清楚，他这仨手指头这么一凑合，听戏的不知道，内行都知道，这叫“掐”，鼓也不打啦，弦儿全都不动啦。他这儿哪？加两句道白。原本这儿就是唱没有白呀，他加了两句白：“……那老贼……呜呼呀，适才那樵哥对我言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老贼的名字，怎么一时之间我想他——不起！”

你忘了嘛，你还想得起来！他倒说实话！

到这儿一投袖，投袖干吗呀？又把家伙叫起来啦。叫什么家伙哪？叫“乱锤”，呛呛呛……就这个点儿。这干吗呀？他在台上低头摸脑袋，想这个名字。

“这……”在台上转弯儿。转了半个过场，跟这打鼓的接近啦，问打鼓的：

“叫什么来着？”

这位打鼓的跟他玩笑，拿着鼓槌儿：

“哎呀，我也想不起来啦！”

“哎呀，不凑巧哇！”

转了四个弯儿：

“噤噤，想起来了哇！”

那还想不起来！转了五分钟啦还想不起来！仗着当时机灵快，没让人听出来。

还有这么档子事，别人在台上闹笑话儿，他给找回来啦。谁呀？杨小楼。这出戏呀配角唱错了，他把这错给找回来啦。什么戏呀？在北京第一舞台演《青石山》，杨小楼去关平，钱金福去周仓。钱金福那天有点儿事情，告假。临时一告假怎么办哪？就叫别的花脸替啦。这位唱花脸的呀，早晨给人家出份子去啦，喝了好些酒。一听钱老先生告假，后台老板说：“你来这个啊！”别的戏他不能唱啦，他得陪杨小楼唱这出《青石山》哪，在后台呀，他老早就把脸儿勾上啦，扮好了装，靠大衣箱往墙上一倚，先眯个盹儿。他眯盹儿的时候可没戴着胡子——周仓戴那个叫“黑扎”呀，他没戴。心说：“等上台再戴吧。”他这一睡睡着啦，大伙儿也没叫他，容他睡到演这出戏的时候才叫他：

“哎，上台啦，上台啦！”

“哎，哎！”

醒啦，迷里迷瞪就上台啦，还是没戴胡子。

他没戴胡子，后台没瞧见，看戏的也没瞧见。观众怎么也没瞧见哪？那阵儿唱《青石山》台上有个大幕，王老道捉妖请神仙在幕外头。幕后头是摆场子——摆的这场子正跟老爷庙一样，中间是关公，这边儿是周仓，这边儿是关平，还有四个武行扮的马童儿，没拉开幕这些人得在那儿准备着，各人站到各人的地位上；等到一把送神火，王老道一喊：“开山！”把幕一扯，观众一瞧正是老爷庙——“开山！”幕一拉，听戏的都往台上看。

“哎！什么戏呀？”

旁边那位说：“《青石山》哪！”

“《青石山》？不对呀！这是谁呀？”

“周仓啊！”

“周仓怎么刮脸啦？！”

大伙儿都瞧。

杨小楼捧着印往那边儿一瞧：坏啦，他没戴胡子！头里一起哄，一叫倒好儿怎么办！杨小楼灵机一动——原本这戏里没有这句，他给加了句词儿：

“呔！对面站的何人？”

周仓这儿扶着刀，心说：这什么词儿呀这是？戏里头没有这句呀，你怎么添这个呀？再说你忘了题啦，你怎么不认得我，让我通名哪？咱俩人是伙伴儿呀，周仓、关平啊，老爷庙这儿就咱们仨人哪？天天脸对脸儿站着，你怎么不认得我呀？我是周仓啊！到这儿说“我是周仓”不行，得摆身段，戏台上嘛！摆身段的时候儿拿手捋胡子：

“俺是周仓……”他这么一捋呀，没逮着，这才明白：哎哟，没戴着！可已经把周仓说出来啦，再说别的也不成啊，他的灵机也快，一攥拳头：“……的儿子！”

杨小楼那儿：

“噶，要你无用，赶紧下去，唤你爸爸前来！”

“领法旨！”

周仓下去戴好了胡子，又上来啦。

出这种错儿，哪儿都有。那年哪我在河南——这话民国十来

年——在河南开封听河南梆子，河南梆子闹错儿啦。什么戏呀？这出戏叫《黄河阵》。咱们这地方不常唱这个戏。《黄河阵》是怎么个剧情哪？是武王伐纣，姜子牙带着八百诸侯走到半道儿，出来一个赵公明。赵公明摆了一个阵，挡着武王的大队不让过去，这阵叫“黄河阵”，很厉害。姜子牙打不开，正着急哪，燃灯道人来啦。燃灯道人跟赵公明俩人是道友，一见面儿哪，劝劝。赵公明不说理，说什么我得摆这个阵，你来啦，你打打我这个阵。俩人越说越呛啊，打起来啦，就这工夫儿，唱错啦！

原来俩人都是朋友嘛，都下了脚力——就是骑的牲口。赵公明骑黑虎，燃灯道人骑梅花鹿，赵公明把马鞭儿放下，好比这是黑虎；那边燃灯道人把马鞭放下，好比下了梅花鹿啦。俩人说着说着打起来啦，一打，他得上自己的脚力呀，这儿有两句唱词儿，唱词是什么哪？这边儿：“赵公明把黑虎跨”；那边儿哪：“燃灯道人上梅花”，俩人打起来啦。

这赵公明闹错啦，头一句他唱：

“赵公明，骑梅花。”

他把梅花鹿骑上啦！回头燃灯道人再骑梅花鹿？就俩梅花鹿！燃灯道人没词儿唱啦，他给来了这么一句，一指赵公明：

“你骑梅花我骑啥？”

你骑梅花鹿，我骑什么哪？

赵公明不错，还算有词儿：

“我的老虎你骑吧！”

俩人换换！燃灯道人唱：

“我骑老虎我害怕。”

那这出戏还怎么唱啊！

我二十来岁那年哪，在北京，梆子正时兴，金刚钻儿，小香水儿呀，他们在三庆戏院表演。谁闹错儿呀？开场戏。可不是名角儿。哪出戏？《渭水河》。这位演姜子牙的闹错儿啦。原词儿是这么几句：“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叫飞熊”，这么个词儿。他呀，把“道号叫飞熊”忘啦！

“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尚字子牙……”唱到这儿忘啦！落不下腔儿呀，这儿也不能行腔儿呀，没词儿呀。没词儿怎么办？还重这句：

“字子牙……”

胡胡儿，“咚嚙根儿嚙。”还想不起来：

“字子牙……”

唱了五六句，台头里一听：“怎么回事啊？”有位挨着台的观众给他来个倒好儿：

“好！”

这一叫倒好儿哇，他跟这位一对眼睛：“你别叫倒好哇，我想一想啊。”他嘴里可不能住，老这句呀：“字子牙……”胡胡儿：“咚嚙根儿嚙。”又一位观众：

“好！”

“字子牙……”

“好！”

“字子牙……”

谁叫好儿，他冲谁“字子牙”，来了二十多句。

挨着台的这位观众实在绷不住，站起来啦！

“你还字子牙哪？你当我们爱听这句是怎么着？这不是叫好儿，这是倒好儿！”

一提“倒好”俩字儿，他想起来啦：

“道号叫飞熊。”

合着这位给他提了词儿啦！

（张寿臣述 何 迟整理 张奇堃记录）

道光吃热汤面

今天说这段哪，是《清官秘史》里的片断。清朝啊，是咱们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宣统逊位，清朝垮台，到如今哪不到一百年。皇宫里头什么样儿啊？老百姓觉着新鲜，故此就有许多传说，这些传说就是秘史，也叫野史。说书的说的颠来倒去，正史里头找不着。比如说吧，雍正夺嫡是真的假的？说不清楚，同治得什么病死的？讲不明白。我今天说这段哪，也是野史，正题叫《道光吃汤面》。

清朝入关以后，在北京一共坐了十位皇上，哪十位呀？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道光皇上哪，排着数第六位。从道光年开始，清朝由盛而衰，一年不如一年了。

这一天早朝以后，道光皇上想着朝廷内外的事情，心里头烦。怎么？官僚腐败，外夷入侵，没有一档子顺心的事。如此下去，大清江山难保啊。想看书看不下去，睡觉睡不着，信步闲游，在皇宫里头瞎溜达。走着走着，走到东华门口儿去了，心里想：我出去转转，散散心。皇上要出皇宫，道光说：

“来人哪！”

御前太监赶紧过来了：“噫，伺候皇上。”

“为朕找身儿便装，朕要出去转转，别声张，谁也别告诉。”

“嚯。”

其实啊，宫里有宫里的规矩，皇上不能随意出皇宫，即便出去，也得有人陪着，可是这规矩是皇上定的，皇上不守规矩，谁敢管哪。道光皇上换好了便装，出东华门，出了东华门往南走，过了前门就是前门大街，前门大街热闹呀，人来人往、有买有卖，道光皇上这儿走走，那儿看看，心里痛快了。这阵儿可就中午了，皇上觉着肚子有点饿，往路边一瞧，路西有一家小面馆儿，牌匾儿上写着西来顺，道光皇上手掀门帘儿往里瞧了瞧，两间小门脸儿，屋里

挺干净，客位还不多，皇上进来了，找了一张靠边儿的桌子往那儿一坐，掌柜的四十来岁，是个山西人，一见来了客人，赶紧过来招呼：“这位爷，您吃点儿什么呀？”

吃点儿什么？皇上心想：我没下过饭馆儿，头一次来，我哪知道吃什么呀？别露怯，问问吧：“你们这儿都卖什么呀？”

掌柜的说：“我们是家面馆儿，专门卖面，有山西的刀削面、柳叶儿面、猫耳朵面，还有贵宝地的炸酱面、热汤面。”

道光皇上在皇宫里头哪儿听说过这些面哪，除了热汤面，一样儿没记住，也没多问，说：“行啊，就来碗热汤面吧。”

工夫儿怀大，掌柜的把热汤面端上来了。嗨，这碗热汤面，看着就好看，小半碗汤，多半碗面，汤里头有几片绿菠菜，一绺鸡蛋穗儿，还有几片儿白肉，上边儿漂着俩虾仁儿。道光皇上用筷子吃了一口面，又端起碗来喝了一口汤，嘿，还真香！好吃。吃得直咂嘴儿，“啧啧”，那位说：这皇上太没出息了。您哪，别看他是皇上，在皇宫里面，山珍海味不新鲜，热汤面从来没吃过。三口两口就把一碗热汤面吃完了，吃完了还想吃：

“掌柜的，再来一碗。”

掌柜的又给端来一碗，道光皇上把两碗热汤面吃下去，吃的是又舒服又饱。面碗往前一推，掏出手绢擦擦嘴，擦完嘴，往口袋儿里放手绢，随手拿出来一块银子，这块银子足有五两，往桌上一放：

“来呀，算账！”

掌柜的跑过来，看见桌上这块银子，足有五两，吓了一跳，怎么哪？他这小面馆儿一天也卖不了五两银子，掌柜的满脸赔笑：“这位爷，我这小本经营，您……您这块银子我找不开。”

皇上心里踏实了。怎么？他在皇宫里，不知道外面的行市，往外拿银子心里犯嘀咕：两碗热汤面，这么好吃，这块银子够不够啊？听掌柜的说找不开，心里有谱了。既然钱够了，我就大大方方的，说：“找什么呀，这块银子都是你的。”

掌柜的不信：“您别玩笑了。”

玩笑！皇上想：“什么，玩笑？我是皇上，能跟你玩笑嘛！”说：“不是玩笑，拿去吧，拿去吧。”

掌柜的还是不敢拿，站在一边儿愣着。道光皇上看面馆儿掌柜

的真的不敢要，索性问问价儿，心里也有个底儿：“你这热汤面，卖多少钱一碗哪？”

“跟爷回，我这热汤面，卖一个大枚一碗。”

“什么！”

一个大枚一碗，您吃了两碗，两大枚。

皇上听掌柜的报完价钱，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心里想：“这么好吃的东西才卖一个大枚一碗，俩大枚吃饱了。给五两银子不敢要。皇宮里头，往省里说，每顿饭也得百八十两银子，我要用这百八十两银子吃热汤面，能省多少钱哪？”皇上想到这儿，跟掌柜的说：“甭管多少钱一碗了，算你走运，甭找了，这块银子都归你了。”站起来走了。

皇上走了，掌柜的拿起来银子，心里纳闷儿啊：“这人什么人？怎么这么大方？”

道光皇上回到皇宮，这心思还在前门大街哪，还想着热汤面哪。怎么？两碗热汤面不至于呀？清家的十个皇上啊，道光算是勤俭的，再说，内忧外患哪，国库空虚，道光皇上比别的皇上更清楚，没钱不办事，不省着花不行。故此哪道光过日子有个算计。他这么想：一碗面才一个大枚，我这一顿饭就百八十两银子。后宫哪？大臣的俸禄哪？要是都能省着点儿；国库不会那么大的亏空啊。正想着啊，御膳房掌案来了。皇上一抬头：哟，天都快黑了，该吃晚饭了，吃了两碗热汤面，还不饿哪。

掌案在地下跪着：“给皇上磕头，皇上今晚用什么饭哪？”

皇上随口搭音儿：“给朕来碗热汤面吧。”

掌案一听，哟，皇上今天怎么了，平日不挑食儿啊，怎么想起要改口儿了。这可是个捞钱的机会，眼珠儿一转：“奴才遵旨，可是……”

皇上说：“可是什么？你说。”

御膳房掌案说：“是。启禀皇上，御膳房缺少做热汤面的家伙，一时做不了，望皇上开恩。”其实做热汤面极容易，先和好了面醒着，随后炆锅，倒汤，再放白肉、菠菜，最后抻条儿，得了。用不了多大工夫儿。可是道光皇上不知道啊！他就知道热汤面好吃！怎么做，用什么东西，他蛮不懂。皇上说：“好，好，添置什么，全由掌案操办。需用多少钱哪？”

掌案听皇上答应了，心里高兴：“回禀皇上，大约需用纹银一万两。”

一万两！皇上一听，什么呀，就一万两。一万两白银光吃热汤面，我后半辈子也吃不完哪！我倒要问问他，这一万两白银怎么开销：“掌案，这一万两白银怎么花呀？”

掌案说：“回禀皇上，奴才用这一万两白银先雇用两名工匠，在御膳房为皇上搭造一个专做热汤面的炉灶，而后再定制做热汤面的家伙。有煮面用八角团龙纯金锅一对，和面用团龙纯金盆一只，盛面用一色官窑瓷器四套，各种应用器皿两套。家伙备齐后，选头号白面十担，油鸡、填鸭各十只，虾仁儿、肘子、海参各十斤，鱼翅、燕窝、猴头、银耳各五斤。余外，在红、白两案雇用专做热汤面的名厨各十名……”掌案的还要往下说，让皇上给拦住了：“得了，得了，你别费这事了。前门外路西有个小面馆儿，名叫西来顺，专卖热汤面，一个大枚一碗。现在就去，给朕端两碗来，去吧，去吧。”

掌案一听，当时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坏了，我说今天皇上好模样儿的想改口儿哪？听皇上的口气，皇上一定是出皇宫了，不出皇宫不会知道这么详细。嘴里答应着，身子可没动弹：“奴才遵旨，可是……”

皇上一听，怎么又可是了！

“现在天色已晚，大小店铺俱已上板关门。望皇上开恩，明天奴才一定交旨。”

皇上心里想：这才几点哪，店铺就关门了？可也不能饿着他。您别看皇上权力大，不能饿着说，饿着说？一个时辰以后掌案回来了，愣说店铺关门了，皇上一点办法没有。皇上说：“行啊。昨天晚上吃什么今天晚上还吃什么。下去吧。”

“噓”，御膳房掌案下去了。掌案回到御膳房，心里犯嘀咕了。心里想，明天皇上一定吃热汤面哪，去还是不去哪？不去？抗旨不遵；去？钱捞不到手是小事啊，弄不好来个欺君罔上，脑袋就许搬家。越想越害怕。我呀，一不做，二不休。“来人哪！”

两个小太监过来了：“伺候掌案。”

“给你们俩一个差事，前门外路西有个面馆儿，叫西来顺，你们俩现在就去，给他把门封了！”